

# 危地馬拉的周末

阿斯杜里亚斯著



10914/1/120  
10-117./1/53

文学小丛书

# 危地馬拉的周末

[危地馬拉]米盖尔·安海尔·阿斯杜里亚斯著

南开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組集体翻譯

12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城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258 字数 56,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0}$  印张 2 $\frac{19}{25}$  插页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2) 0.21元

## 前 言

危地馬拉是中美洲的一个热带国家，面积约十一万平方公里，境内多火山，人民勤劳朴实，大多是印第安族和混血种人，他们在这片美丽的热带丘陵地上劳动。危地馬拉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盛产咖啡、香蕉等农作物。

但是危地馬拉的命运和中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十九世纪初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枷锁，宣布独立，就被北方掠食的恶鹰——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爪抓住。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华尔街的“联合果品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危地馬拉的经济命脉，榨取危地馬拉人民的血汗，并且更进一步勾结危地馬拉的地主军阀，血腥地镇压危地馬拉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51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阿本斯就

任危地馬拉總統，他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改革措施。华尔街老板大为恐慌，1954年，“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大使就直接指使叛国分子阿馬斯，使用美国訓練和装备的雇佣軍，从洪都拉斯向危地馬拉进攻，进行武装干涉，屠杀和平居民；另一方面，又在國內陰謀策划政变，逼迫阿本斯總統辞职。

美国这一次对危地馬拉民主政府所进行的血腥干涉和陰謀顛复活动，引起了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憤慨。“危地馬拉的周末”和“他們都是美国佬！”这两个短篇小說里所描写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件。

著者米盖尔·安海尔·阿斯杜里亚斯，是危地馬拉現代杰出的进步作家和詩人，1899年生于危地馬拉城，曾当过記者、文学教授、外交官和危地馬拉和平委员会主席。他一直为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在他的作品里謳歌、頌揚祖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1954年政变发生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危地馬拉的周末”和“他們都是美国佬！”就是他在流亡期間写的；他在作品中严正地揭露了、譴責

了美国帝国主义的顛复阴谋、空投武器、对和平居民滥施轟炸等罪恶勾当；同时对危地馬拉人民奋不顾身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的英雄气概，予以热烈的頌揚。

阿斯杜里亚斯的其他著名作品有：“总统先生”、“玉米人”、“綠色馬鈴薯”和三部曲“暴风”、“水果霸王”以及“永眠者的眼睛”等。

編 者

## “文学小丛书”第二輯

41. 史記选 司馬迁著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42. 唐宋傳奇选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43.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64.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44. 孩兒塔 殷 夫著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66. 米基达·布拉图斯  
胡也頻著 岡察尔著  
46. 短褲党 蔣光慈著 67.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47. 諾尔曼·白求恩断片 雷特海烏著  
周而复著 68. 歌謠选 密茨凱維支著  
48. 漳河水 阮章竞著 69.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49. 孤兒朱宝庭 雷 加著 70. 丹那 吉亞泰著  
50. 新的家 艾 燕著 71. 两亩地 泰戈尔著  
51. 童話的时代 华山等著 72.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鵬程著 73. 卡里来和笛木乃  
53. 典型报告 李德复等著 伊本·穆加发著  
54. 汽笛（工人詩歌 120 首） 74. 虹 賽契丁著  
55. 井岡山上的故事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朱良才等著 76. 鋼花 安德烈·斯梯著  
56. 潘虎 邓洪等著 77. 我的苏联兄弟  
57. 我的一家 陶 承著 保尔·蒂雅著  
58. 倔强的紅小鬼 黃明等著 78.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59. 紅色歌謠 馬克·吐温著  
60. 逃婚調 徐琳等搜集整理 79. 伐木者，醒来吧！ 聶魯达著  
61. 牛郎織女笑开顏 金 芝著 80. 汗和鞭子 紀 康著

## “文学小丛书”第三輯

- |              |       |                 |             |
|--------------|-------|-----------------|-------------|
| 81. 汉魏六朝民歌选  |       | 103. 左撇子        | 列斯柯夫著       |
| 82. 杜詩百首     | 杜甫著   | 104. 熔鉄爐        | 李亞什科著       |
| 83. 陆游詩选     |       | 105. 我是劳动人民的兒子  |             |
| 84. 聊斋志异选    | 蒲松龄著  |                 | 卡达耶夫著       |
| 85. 彷徨       | 魯迅著   | 106. 表          | 班台萊耶夫著      |
| 86. 日出       | 曹禺著   | 107. 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             |
| 87. 法西斯細菌    | 夏衍著   |                 | 伏契克著        |
| 88. 抗爭       | 叶圣陶著  | 108. 裴多菲詩选      |             |
| 89. 不能走那条路   |       | 109. 辛伯达航海历险記   |             |
|              | 李准著   |                 | (选自《一千零一夜》) |
| 90. 荷花淀      | 孙犁著   | 110. 沈清传        |             |
| 91. 把一切献给党   | 吳运鐸著  | 111. 小麦与玫瑰      | 阿巴斯著        |
| 92. 党和生命     | 寒风著   | 112. 这滩鮮血是不会干的  |             |
| 93. 科尔沁草原的人們 |       |                 | 哈米西著        |
|              | 瑪拉沁夫著 | 113. 赫克里斯的故事    |             |
| 94. 亲人       | 王愿坚著  |                 | 郑振鐸編著       |
| 95. 国际友誼号    | 陆俊超著  | 114. 奥瑟罗        | 莎士比亚著       |
| 96. 毛主席頌歌    |       | 115. 葛洛特·格      | 雨果著         |
| 97. 百鳥衣      | 卞其麟著  | 116. 巴黎公社詩选     |             |
| 98. 放声歌唱     | 賀敬之著  | 117. 獄中書簡       | 卢森堡著        |
| 99. 二郎捉太阳    | 賈芝編   | 118. 世道         | 馬尔茲著        |
| 100. 宝葫蘆的秘密  | 张天翼著  | 119. 三角帽        | 亚拉尔孔著       |
| 101. 茨岡      | 普希金著  | 120. 危地馬拉的周末    |             |
| 102. 木木      | 屠格涅夫著 |                 | 阿斯杜里亞斯著     |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间有限；我们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书”，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 目 次

危地馬拉的周末.....	1
他們都是美國佬！ .....	77

危地馬拉，我的祖國，  
它活躍在祖國英勇的大學生心里，  
祖國災難重重的農民心里，  
祖國奮不顧身的勞動者心里，  
祖國堅強鬥爭的人民心里。

## 危地馬拉的周末

他把人體的——總是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那個部分，就是所謂腳的，稍稍抬起了點，把鞋後跟勾在一輪月亮似的圓形高腳轉凳的橫檔上，跟他的——一個老相好呆在酒吧間的櫃台旁。他倚到櫃台——其長無比，上邊有無數只酒鬼的手在伸伸縮縮——上以後，就吡着兩排參差不齊的

黃牙，想方設法要擠出點笑容來；他就这样瞧了瞧其他顧客，好象要招住他們的喉嚨一樣。侍者在給他添酒，按等比級數加上一份威士忌，按等差級數加上啤酒；這時，他用拳頭在又光又圓象個后腦勺似的膝蓋上直敲。

“是的，這就是我，彼得·霍金斯中士。說實在的，我並沒有打算參加什麼閃擊戰，就為的是要在一個星期的末了休息一下，度個周末，這麼喝兩杯……明白吧……喝兩杯……可是那天並沒有醉啊！我雖喝酒而向來不醉，可是誰要坚持與此相反的意見，那麼他必定會稀里糊塗地混淆兩種不同的概念：“倒下”和“晃悠”……喝醉的就倒下……微醉的就晃悠……可是那天，當我在尋找我的卡車時，僅僅是晃悠：稍微過點量，可是沒有醉……那麼說，霍金斯中士，您干麼要抬舉自己的卡車呢？……哎，荒唐啊！我當時只是天真地想去消遣一下，好象去歡迎一位聲望顯赫的長官似的！……真是活見鬼，我竟摸不着車門在哪兒……後來一下拉着了門把，抓住了駕駛盤，象抓住運動場上的吊環一樣，兩臂猛地一拉，一下子就縱到座位

上去了……点上一支烟……扭开了車头的灯……电光似的一閃……接着就轟轟地响了起来……車头的灯光芒四射，車門咕咚地响了一声，刚刚把它砰一下关上，我已把車子开出了敵棚，順着大街行駛，准备一气撩他一百六十公里，直到太平洋岸边。电灯吞沒了明晃晃的月牙形仪表，鐘表吞沒了時間，記得，那时已是夜晚九点三十三分，我开始吃掉这段里程。

“在市內，我沿着寬广的林蔭大道行駛——旁边閃过行人和紀念碑，汽車和自行車。离市中心愈远，我开得愈快；到郊区，我就向右拐了弯，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行駛，穿过几座陈旧的、有些地方已經坍塌了的弓形桥梁，路过一些花园和窗戶透出灯光的破房子。

“因为我开的是空車，速度快，路面鋪得又很坏，所以卡車不停地顛簸，同时掀起两股迷蒙的尘土，浓厚得我連自己都看不見了，要不是車身震天价の轟隆声和弹簧的咯吱声，我就会全然忘却我是駕着車去完成任务，而且駕的还是我們海軍的坚固透頂的大卡車。

“我沒有睡，也沒有想，而且也沒有喝醉……可是当我开出市区的时候，突然听到野兽的吼叫声……獅子和老虎，当然罗，共产党人专门把它们餓个半死，好叫它们在‘革命运动場’举行羅馬盛典的时候把有錢的羅馬基督教徒吃光。我本来覺得自己就是一个篤信宗教的羅馬人，虽然，說实在的，这我并不喜欢。年青的国家，就象我的国家那样，不應該是寬大仁慈的。真是活見鬼！我曾經戴着把我装扮成羅馬大帝的士兵模样的鋼盔，甚至咬紧牙关，一边凝視着大馬戏团的舞台——就是平常在那儿比賽足球的‘革命运动場’上——一边想象在吼声震惊四野的野兽爪牙下的羅馬基督教徒和富豪們的心情……”

“不，我並沒有醉，而且也沒有听錯，它們确在嗥叫，因此我决定在警察附近把車子停下来，并且用极其純粹的西班牙語問他，是否听見了想吞噬有錢基督教徒的野兽的吼叫声。”

“‘是獅子嗎？……’我态度严肃地問道。”

“‘是的，是獅子……’他回答我道。”

“‘是老虎嗎？……’我态度严肃地問道。”

“‘是的，是老虎……’他回答我道。

“‘那么您，警察老爷，’我勃然大怒，‘您什么事都不管，就是要让它们把罗马基督教徒吃光吗？’

“‘它们都关在笼子里，在动物园里呐，’他露出笑容对我说道，‘没有什么吃光的危险啊，先生……’

“我继续沿着一个斜坡急驰，接着越过某站附近的窄轨铁路。车子在铁轨上跳得很厉害，要不是戴着钢盔，脑袋准会碰个大窟窿。以后便风驰电掣地——时速六十英里——跑进一个弯成S形的小巷，一边是树，一边是低矮的小茅屋。我的车头灯是一直开着的，我揪着电喇叭。就在这S形小巷中间拐头一个大弯儿的时候，撞着了路右边跟我同一方向行走的一个什么人。一刹那间，我的眼角瞥见半空中一个人体，两臂平伸着。

“让人咒骂吧，可是谁能在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高速中一下子把车煞住呢？

“当混账的惯性减低了，我才能把车子停下来，可是离出事地点已经很远，所以不得不跑回

头，以便去援救那个被撞的人。我的車灯依旧远远地照射着前方黑呼呼的一片草地。我走近以后，发觉只有一件玫瑰酒色的女大衣，一只袖子差一点撕脱下来了。我摸了摸大衣，感到有人体的热气；这个被撞的女人想必就在这附近什么地方；仿佛还有热气和令人惬意的头发和皮肤香味……但是我既听不見呻吟声，也听不見埋怨声。我害怕起来了：莫非她已經死了嗎？我不寒而慄：反正不是找到一个不管受伤是輕是重的活人，就是找到一具尸体。我开始东寻西找，心里十分沉重，可是竟連一具尸体也沒有。

我在絕望中依然坚持去寻找；可是当我在大衣周围找来找去的时候，奥秘却与时俱增。我重新一步步来考察出事地点；拿了根树枝去探索路旁沟里淤积的雨水——黑暗中，我觉得有一个水洼里好象有一个趴着的女人。我想，一定是車子把这个女人撞到路的那一边去了，于是一步跳了过去。后来，我没有想到我在煞車时把她从路上拖过了到車边的这段路程；当时我只想，在車輪旁边很可能躺着一具断腿缺臂、鮮血淋漓的尸体，真



是害怕极了，于是我跑到卡車旁边去……我又回到放着她的大衣——这是唯一可以看清楚的东西——的草地上去，重新喊叫，唤那被撞的女人；但回答我一切喊叫的只是回声……

“在哪儿呢，被我撞了的女人在哪儿呢？……她是年青的呢？还是老的呢？……长得漂亮呢？……还是丑陋呢？……”

“野兽的吼声使心都揪成一团；刺耳的嗥叫轉成了呻吟——刚刚听得見，短促、悲伤……”

“这一切只有在喝醉酒的人才会发生，可是我并没有醉啊……明明看見一个两手平伸的身体被拋到半空，就跑去援救她，而又找不着，仿佛这就是幻影吧？……醉鬼的錯覺吧？……但是那儿放着一件大衣，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手电筒熄灭了，抽了支烟，然后又回到汽車旁边。令人发嘔的汽油味和橡胶臭味呛得我聞不大出柔嫩的山茶花在这六月之夜散发出的香味，暂时也使我忘却了那被撞的无踪无影的女人。”

“我没有足够的時間，要不然，我一定把空車子开回头，回到在动物园旁边站崗的那个警察那